



与创作同声息 与时代共脉搏

——四十年理论批评发展还要

□白 烨

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具有着解读作家作品,促进文学创作,影响文学思想和思潮,推动文学的传播、接受与阅读的多重功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钩玄提要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是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是文学批评的奔走呼号,护佑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倾向的一路前行;是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跟踪考察与持续评说,推动了一批精品力作走向经典化;是文学理论批评不断观察新倾向,深入探究新动向,促进了整体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个与创作密切互动、与时代同步前行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也在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与学科建构。可以说,理论批评的如许历程与不凡实绩,本身即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主要成就。

为新人新作新追求鸣锣开道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头几年,文艺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理论批评适应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极左路线的需要,一方面以观点辨析、理论批判的方式,着力清算“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想路线的文艺流毒,一方面以“共同美”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等系列文学论争,深入开展文艺理论思想的拨乱反正。经由这样双管齐下的理论批评工作,文艺界的环境氛围逐步回归正常状态,理论批评自身也获得了重新出发的蓬勃活力。

人们通常把一些文学倾向只看作是创作现象,实际上一种文学倾向得以命名,得到彰显,也是理论批评命名与阐说的产物。新时期之初,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刚一发表出来,理论批评家就从其中看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揭露“文革”创伤、反思左祸后果的思想倾向,在人们为之震惊又尚在迟疑之时,以及时而犀利的评论文章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如陈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冯牧的《关于〈班主任〉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力排众议,力荐新作的同时,实际上也引发了有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命名与研讨,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观念突破与艺术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与深化,闭关锁国的状态得以根本改变,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日益进入国内的文艺领域,并对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时,一些领先风气之先的作家在创作中开始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手法写作小说,一度引起较大争议,如王蒙借鉴“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徐敏亚等人借鉴“象征派”手法写作诗歌等。理论批评界就此先后掀起“现代派倾向”问题、“新的美学原则”等问题的研讨与争论。虽然意见颇显纷纭,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力求超越意识形态的框范,从艺术形式的“洋为中用”上去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逐渐融入当代文学,成为创作中常态现象。也是由于理论批评的拓展与助动,“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倾向纷至沓来,源源不绝,使得文学创作日益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扶持新人,品评新作,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还表现为对“新生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80后作家群”的关注与推介,以及对“新写实”、“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回归”等创作倾向的观察与论析,这种与创作现状密切互动的文学评论,实际上起到了为文学新秀鼓劲,为创新倾向扬帆的功用,使得文学创作以新潮迭起的形态,不断奋勇向前。

在关注倾向、批评偏向中激浊扬清

看似个体性的文学创作,因既与社会思潮相联系,又与审美取向相呼应,常常会在分散的状态中,显现出某些群体性倾向与思潮性动向,从而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在品评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时,关注某些倾向,研判某些动向,乃至批评某些偏向,就成为理论批评界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新时期发轫之初及20世纪80年代,文学既面临着社会现状的诸多问题,自身也在复杂的境况中寻索前进的路向。

这是一个被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所边缘化的一个领域,而这个文学的“富矿”被冷落,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巨大损失。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我以为,只有首先让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起来,指出其文学史的意义和审美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领域的难题。所以,我要在这里疾呼:请不要忽略中国文学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场域——在两万两千公里的边疆区域内,“边地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长的空间,它将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沃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与现代文明拉开距离的最佳视点,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所谓“边地”,乃边疆之谓也,“边地文化”便隐含着以下几层意涵。首先,它隐含的是国家地理的内涵,在与他国接壤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文化和文学,必然会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还是国别疆土上的分歧,都会对文化和文学带来差异性,造成与内陆文化和文学的落差,这也正是文学创作最有“异域情调”的富矿所在。其次,它隐含着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元素,这种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效应,都是在多个民族文化的“差序格局”之中各自形成了多圈的涟漪效应,这些层层叠叠涟漪交合,恰恰又是文学最好的审美场域和描写对象,这也是迥异于内陆文学题材和审美趣味之处。缘于此,只要有比较文化审美视野的作家是一定会将其作为至宝一样收纳其创作宝库的。再者,其独特的文明语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创作素材,如果抛开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优劣的进化论观念,单单从文明的形态给予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来看,窃以为,那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给文学审美带来的吸引力则更加巨大和惊艳,因为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是建立在“生活在别处”的,异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吸引全世界只要有“求异审美”眼光游历者的文学风景线。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文化和文学意味的选题,但是如何做好这个题目,却是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大的困惑和难题,金春平始终想动这块文学边缘的奶酪,最终还是吞下了,至于消化得如何,还是大有说法的。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一

在这个时候,倾向频出,偏向频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对于理论批评而言,重要的是要及时捕捉倾向,发现问题,并通过理论辨析与批评说理的方式,来寻求共识和纠正偏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以及在一些小说与剧本中表现出来的狠狈社会阴暗面的写作倾向,在当时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其明显的偏激性。当时,面对这些创作倾向,理论批评界经由文学真实性问题研讨、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等方式,对这些现象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其中隐含的偏向给予了批评,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文艺的真实性内含着倾向性,文学写作只有真实性还不够,还需要由写真实走向现实主义。这些讨论都对文艺创作走出过于纠结纷乱的现实状态,走向“立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更高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助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在社会生活向经济建设大力转型的过程中,又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劲冲击,市场运作、通俗文学,以及个人化写作等新的文学思潮相继而来,文学场域呈现出较前更为混乱与复杂的丰繁状态。在这个时候,理论批评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就市场化状态下文学人如何持守人文精神、文学创作如何避免庸俗与低俗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与建言。而针对当时在“新生代”作家和“70后”作家中兴起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理论批评在肯定其注重自我经验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不少评论文章也指出其耽于“身体写作”有意无意地“疏离时代”的消极一面,提出文学写作“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等意见。

进入新世纪以后,因为文学自身的分化、文学传播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兴起等原因,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倾向与问题,面对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娱乐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种种现象,理论批评界以各种方式进行认真观察,并提出了有力的工作。尤以《人民日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主办的“文艺观察”栏目最为突出。这个栏目自2014年开办以来,就一系列文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笔谈式的评说与回应,除去一些理论原点、批评要点的言说之外,很多话题是对各种倾向与偏向的分析与评论,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理论批评界在新历史条件下着力于增强理论批评的战斗力与有效性的努力。

理论与批评的相互融通与彼此借力

理论是文学现象的概括、文学经验的抽象,批评是文学作品的品评、文学创作的鉴赏,二者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内在缘结,而且在文学活动中有分有合,相辅相成。新时期以来,理论与批评切合着创作的发展与文学的需要,在直面文学现状的理论批评实践中,形影相随,遥相呼应,以相互融通和彼此借力的方式,构成了整体理论批评活泼而生动的局面,发挥了推动文学事业不断前行的重要作用。

理论与批评文学活动中的内在融合,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由创作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学论争。这些论争常常由文学创作提出问题,在研讨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也会由批评中的不同取向,上升为理论中的不同观点,事实上是理论与批评交相杂糅的文学论争,如“新的美学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文学寻根”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现代主义倾向问题、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等等。这些论争在进行的过程中,既会在相互辩驳中展现不同的观点,又会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一定的共识性看法,但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经过这样的论争,批评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理论的探讨立足于切实的创作实践,使得理论与批评经由问题的研讨与话题的探讨,更加水乳交融。

文学理论中一些带有突破性意义的问题研讨与观点阐述,常常会对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领域的各个环节产生较大的冲击与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表现得充分而淋漓。其中最有力代表性的例证,是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是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文学领域里重客体轻主体、重客观轻主观等倾向造成的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丧失,论述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的重建与确立的。这一理论内含的人本主义倾向与“向内走”的意向,在当时引起较

大的争议,但通过争论与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所主张的“以人为本思维中心”的重要理念,逐渐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并在理论批评、文学创作、文学生产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讨论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认知,又进而探讨了文学是怎样的“人学”的问题。此后在理论批评界出现的“我评论的就是我”、“批评是一种选择”等小的论争,以及在创作领域出现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与文体意识逐渐彰显等倾向,实际上都是主体性问题的不断伸伸与持续延宕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文学所处社会环境的纷纭多变,以及文学自身的分化与裂变,理论批评面对的问题更为丰繁而复杂,理论与批评较之20世纪80年代在相互融通上颇显弱化,一些颇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讨,未能在继续深入中取得应有的成果,比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二次元审美”问题,等等。这使我们看到,面对新的文学现状与现实需要,理论批评需要弥补的短板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很大。怎样在继承转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建构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仍然是理论批评界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依然需要理论批评家们更具创意的努力,更具力度地推进。

理论批评的学科建构与队伍建设

40年理论批评经由新时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走过的风雨历程,经历的大小小小的文学争鸣、理论论战和批评事件等,都是一种知识的累积、经验的积淀。在这样丰盈累积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理论批评界一些有志于文艺学概论和批评学研思的学者先后撰著了品类繁多的“文艺学概论”和“文学批评学”的著述,它们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侧重各有差异,但因立足于40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并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多有富于创意的阐发与应用,这些著述在学界内外受到广泛关注,成为教材建设和学科建构的重要基石,并使理论批评的建设打上了时代的鲜明标记。

理论批评在40年的骄人成绩,还体现在理论批评刊物的创办方面。在40年之前,全国性的理论批评刊物,只有中国文联委托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地方性的理论批评刊物基本没有。随着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理论批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仅20世纪80年代期间,就先后有《文艺研究》《新文学论丛》《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艺思潮》等相继问世。40年间,既有停刊的,又有新增的,迄今仍有近40种刊物活跃于当下文坛的理论批评前沿,展示着理论批评的最新成果,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方面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理论批评的民间社团组织的创办,是40年间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十七年”间,基本没有文学的民间社团组织,更没有理论批评方面的民间社团组织。文学领域里包括理论在内的民间社团组织的组建与创办,都是出现于新时期的新生事物。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纷纷成立。这些民间学术团体,涉及了文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它们经常以举办研讨会、学术年会,编著丛书和编纂资料等方式,积极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汇集学会的研究成果,进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此同时也把各个门类的研究成果广泛传播于社会 and 更多受众。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与健全,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和文学事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依托于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和文学组织,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各自为战的同时,又经由问题探讨、作品研讨等,协同合作,形成合力,这使理论批评在实战演练中逐步形成一支实力雄厚、能力强劲的基本队伍。这些年来,随着“70后”、“80后”群体中的理论批评新秀的成长,以及有志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新型人才的介入,理论批评中某些缺环与弱点有望得到一定的弥补,使理论批评得以继续保持代际的合理衔接和人才的合理布局,从而继续保持活力,焕发生机,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边地文化”与“文明等级”

——评金春平《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

□丁 帆

在新时期以来所呈现出的文学史价值。西部小说的地域特色包含了稳定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地域自然是构成西部小说的背景空间,且在西部小说中具有隐喻化和象征化的叙事主体角色功能、浪漫型自然所隐喻的人格特征、对立型自然所隐喻的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形象所隐喻的人性与生命内涵,以及西部生态理念的生成形塑,都体现出西部小说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先锋性和人类性的普世化思想美学构建。宗教文化之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美学符号和审美意象所构筑的审美空间的艺术拓展,还在于宗教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宗教思维赋予西部小说以内性的指向哲思。这都是西部小说的民族性独异于非宗教小说的重要文化表征。西部小说的苦难体验主题,由于西部边地与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差序性而显得异常沉重和普遍,苦难从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生存等方面构成了西部民众的外迫性力量,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报告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篇章,有呼唤尊重科学知识的《哥德巴赫猜想》,有《抗日战争》这种战争题材的作品,有反映重大工程建设的作品《走出地球村》等,可以说,凡是重大事件几乎都有人写到了。惟一缺憾的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这场工业革命,缺少一部立体的、总结性的著作。

穿越40年的时光隧道,工业企业题材报告文学正步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伟大时代应该出现伟大的作品。改革开放40年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就是创新。报告文学在这样的伟大时代里,是使命文学、担当文学,更是与企业命运、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共繁荣、共发展的文学,是波澜壮阔时代巨变的呈现,是纷纭复杂的世情人心的描述。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在当下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着特别作用。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要突破“不好出版,不好发行”的局面,作家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要有深入细致开掘的钻劲儿,才能找到最有表现价值的角度,才能找到最能展示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切口。这就需要作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采访,深入生活一线,深入被采访者的内心。同时,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大量的现实材料、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应该像匠人那样,以真实的素材、艺术的方法雕琢作品。要懂得取舍、剪裁,既要表现其真实性的一面,又要体现其艺术魅力,使作品得以高于生活的方式呈现。

当下某些作者,以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体验生活,将材料统统拿走了事,既不潜入生活的深水区,又无感人的文笔,作品呈现不了历史的厚重、现实的丰富,那些不为生活所动的作家,只能说还浮在生活的表面,缺少大格调、大情怀、大气魄,他轻慢了生活,生活也会反过来轻慢他的作品,这就是作家写作的辩证法。

独特的题材可以成就文学作品的高度,形成诱惑力和感召力。读者对工业企业或许了解一些,但大多数人不熟悉,如航天、石油化工,这样的题材具有诱惑力,如果将其植入报告文学中会产生难得一遇的新鲜感和可读性。无论是普通的工人还是企业家,都首先是人,作家的笔触要充满对写作对象的热爱、激情和渴望,这样才能写出有激情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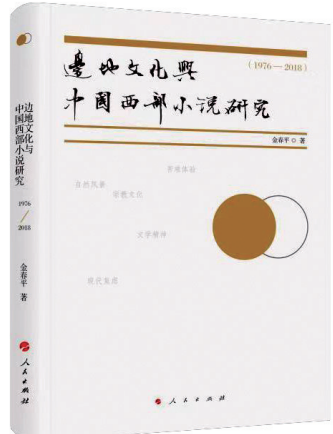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要想成为“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的作品,必须从人性的角度抒发情感。很多文学作品,往往是写人情,写家长里短,写所谓的“伟大业绩”,但极少触及写作对象的灵魂深处,导致作品读来平平,没有深刻的感受。

当下的作家不乏发表作品的阵地,报纸杂志特别是网络足以让作品“横行天下”,作家也不缺乏想象力,坐在书斋里海阔天空,作家同样也不缺乏“生活原型”。那么当下的作家还缺乏什么呢?缺少付出,应该潜入到生活中,人民群众中体验真实的生活,让自己的作品拥有纯净温暖的情怀。

一位经历了改革全过程的企业家曾经这样说:“改革之路的艰难过程、企业的生存与发育过程,目前几乎没有人去详细记录。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这段历史进程中的诸多波折,有少数人一知半解,大多数并不清楚。而作家们,年长一些的,写这样的大题材已力不从心;年轻一些的,没有经历过这段浩浩荡荡的历史无从下手;即使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作家,因不懂企业、不懂经济,难以驾驭工业题材而怯步。我多么希望看到一部以现代人的视角切入,但又将中国改革开放放在历史和世界的大背景下,描写、抒写这个时代,抒写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勇气、青春乃至生命,特别是当下仍然活跃在新时期前进路上的企业家。”

这位企业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时代命题,我们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份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报告文学的功能是怎样的呢?应该是弘扬人间正气的一首大歌,鞭挺腐败与丑陋人性的一柄利剑。



部小说在曲折演进中所呈现出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启示,包括时代喧嚣中的本土地域坚守、暧昧语境中的艺术立场坚守、消费漩涡中的人性价值坚守、文明等级中的文学民主坚守。”

显然,作者的内在逻辑是十分清楚的,这四个向度钩织成5章19节的结构篇章就很可能说明作者的意图,有些章节阐释分析得十分精彩,是许多“边地文化”的“他者”所没有的文化审美体验的呈现与阐释。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文化悖论和难题,这就是“文明等级中的民主”问题。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等级”的落差造就了我们当下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看待“次文明”或“低等级文明”的异样眼光,作为一个非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的文学家是否能够采取另一种眼光去平等地审视你所见到的“文明风景线”呢?这就是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眼光!在这里,我们需要用更多的非意识形态的理念去观察审美对象,越是异域风情的图景越是艺术世界的,更是世界艺术的。其它的一切内涵都是“次生等级”内涵的表达。如果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都是这样去看待和开发“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也许那就是“边地文学”繁荣昌盛到来之时。

——中国工业企业题材报告文学现状

□赵曼彪

潜入生活是写出精品力作的根本